

光源氏逝世，其光辉几乎无人承继，尽管他子孙众多。若将退位的冷泉院算在其中，又未免有所褻污今上所生三皇子与黛君，同在六条院长大，二人相貌各有千秋，均气度不凡，堪称美男子。但若较之源氏，却逊色不少。与寻常人相比，自是迥然不同。无k高贵，优雅端庄，世人无不顶礼膜拜，其声誉竟盛于源氏当年，声势愈发不可比及。三皇子仍居于紫夫人故居二条院，因其由紫夫人悉心抚育长大。大皇子为太子，尤为高贵，皇上及明石皇后自是关注有余。然对三皇子，却最为宠爱，希望他留居宫中。无奈三皇子眷恋旧居，不愿离开。三皇子行过冠礼后，人称兵部卿亲王。大公主居于紫夫人六条院故居东南院的东殿，其室内摆设修饰一袭旧例，可见她对已故外祖母念念不忘。二皇子娶了夕雾右大臣二女公子为妻，居于梅壶院，常离宫至六条院东南院的正殿休息。此二是子为候补太子，德高望重，名领世间。夕雾右大臣诸女中，大女公子已为太子妃，位尊无上。明石皇后曾表示按次配对，世人亦这般料想。然旬皇子认为男女婚嫁，若非真心爱恋，终不妥当。夕雾右大臣亦想：“不必如此吧？”故不愿三女公子配与三皇子。但若三皇子前来求婚，也无话可说。其六个女儿，为略富美名而又恃才傲物的诸亲王公卿所仰慕。

话说源氏逝世之后，诸夫人皆悲悲切切退出六条院，各自迁于预定住处。花鼓里夫人迁入二条院东院，此为源氏分与她的遗产。朱雀院所分的三条宫邸，为尼增三公主居所。明石皇后则常居宫中。至此，六条院内人口顿减，甚是冷清。夕雾右大臣颇有感触：“据我所知，从古至今，主人生前悉心竭虑所造之宏伟宅院，一旦离世，即弃而荒废。人生如此沧桑，实甚惨不忍睹！有生之年，我定当恢复六条院旧貌，务使门庭若市。”遂将一条院落叶公主请入六条院，居于花散里故居东北院。如此安排之后，便隔日轮流住宿于六条院与三条院，每处十五日。云居雁与落叶公主亦就平分秋色，相安无事。

昔日源氏所造二条院，精美无比。六条院为后来所造，更为富丽堂皇，世称琼楼玉宇。如今看来，诸院落皆为明石夫人子孙建造。明石皇后悉心照护众皇子皇孙。夕雾右大臣亦竭诚奉养父亲诸位夫人，一律遵循父亲生前旧制，视若亲母。但夕雾仍不无遗憾：“倘紫夫人犹在，我当终生们奉！可她却就此离去，未曾看到我的心意。好不遗憾啊！”念及此事，便惋叹不已。

但凡世事，皆如灯灭一般。每一举动，无不使人万念俱灰，平添愁怨。举世仰慕的源氏，亦无例外。源氏之死，六条院内自是无限伤悲。诸天人及皇子、皇女更难以言述。风姿优美的紫夫人也已深深印在人们心中。此后，无不万般想念。正如春花盛期短，声价更增高一般。

秦君由三公主所生，源氏曾托付于冷泉院，冷泉院便尤为关心黄君。无亲生子女的秋好皇后甚是孤寂，故对秦君亦由衷喜爱，惟望老来有靠。蒸君子冷泉院中行过冠礼。十四岁就当了侍从，秋天升任右近中将。不久接连升官，冷泉上皇御赐晋爵四位，身份倍增。又赐居御殿近旁的房室，并亲自指挥布置装饰。一应侍女、童女及仆从，皆品貌优秀。种种排场，其豪华竟胜于皇女居处。凡冷泉院和皇后身边容貌端庄的传女，亦极力调与蒸君。已故太政大臣之女弘徽殿女御惟生一皇女，冷泉院宠爱万分。然对黛君的优遇，毫不逊于此皇女。皇后更是宠爱有加，竟奉为上宾，百般优待。务望他舒适安闲，留恋这冷泉院。外人对此，实觉甚为过分。如今，袁君之母三公主潜心修佛，每月定时念佛，每年举行两次法华八讲。逢遇时节，便举办各种法事，以此度送沉寂的岁月。黛君觉母亲甚为可怜，非常思念，亦时常省亲三条院，倒反若父母一般庇护三公主。但冷泉院和今上常召唤他。皇太子及其诸弟也与他亲密无间，以致少有闲暇，心中十分痛苦，恨不能身分为二。幼时隐约闻知出生之事，长大后亦怀疑不已，却无从深知，甚是烦躁。倘含糊其词于母亲面前，她必痛心疾首，于己亦不安。惟忧虑不止：“到底是何缘故呵？令我糊涂于世。我若有善

巧太子自释疑虑的悟力，才好呢？他常冥思苦想，有时竟毫无知觉，喃喃自语。曾赋诗道：“此身堪悲苦，亲去无影踪。独自抱疑虑，有谁可相询？”目是无人能答。因此常胡思乱想，独自伤心，如患病一般痛楚异常，反复寻思：“母亲当年花容月貌，为何毅然改扮尼装，遁入空门呢？难道真若幼时所闻：遭意外而愤世出家么？这等大事，竟无一丝消息？定有隐衷而无人告诉我吧。”又想：“女人修佛有五障，且悟力薄弱，要深晓佛道往生极乐，恐非易事。母亲虽朝夕潜心修行，实亦未必如愿呢。我须得助其遂志，免却后世烦恼。”又推想那已逝之人，想必亦是畏罪含恨而死的吧。惟愿有生之年能与生父相识，于冠礼亦无心举行了。然又无法违背常规。行冠之后，更为世人称道，声名显赫了。但他推沉思默想，毫不在意于世事荣华。

今上与尼僧三公主兄妹情深，自是倍加关照蒸君，亦甚觉其可怜。素君与诸皇子皆生于六条院，自小亲近，因此明石皇后将他视如亲子，不曾改变。源氏生前曾叹息道：“我最为遗憾的是，不能看这晚年之子长大成人，实甚痛心啊！”明玉皇后每每念及，便愈加关怀备至。夕雾右大臣亦悉心竭力抚育黛君，胜于自己的亲生子。

昔日，桐壶帝尤为宠爱源氏，故源氏“光君”之称盛传于世，由此遭众人妒忌，加之其母势单力薄，故处境甚艰。幸而源氏精话世事，巧妙圆滑，深藏不露。终于世局动荡，天下大乱之时平安度险，换而不舍勤修后世。又宽善待人，故得以安然度世。如今这黄君，虽年幼，却早已扬名于世，且心高志远。可见前世宿缘深重，非凡胎俗骨，竟若菩萨显世。然其相貌并非甚优，亦无甚惊叹之处，惟神态优雅无比，令人自惭形秽。其心境深透，又与常人天壤之别。特别那一股体香，竟非世间所有。最为奇怪的是：只有其稍稍一动，那香气便随风飘送，百步之外亦能闻得。但凡高贵若此之人，必精心修饰，竭力装扮。争艳竞美，以弓世人赞誉。燕君却并非如此，反因其奇异体香无从隐藏而烦恼厌恶。其衣亦向来不加黛香，但各种名香藏于诸衣柜中，混同其固有的香气，便浓得难以描述。甚至那庭前梅花，稍稍与其衣袖接触，便芬芳无比。春雨沐浴花树，水滴沾浸人衣服，历久犹有余香。秋野中无主的“藤袴”，芬芳难郁，但一经他接触，便香消气散，为另一异香代替。无论何种花，只要经他采摘，那花香便尤为浓郁。

旬亲王对黄君这奇异的香气甚为嫉妒。每日专注于配制香料，将衣服素透。春日赏花时，希望衣浸梅香，兀自躲于梅花园。至秋日，他对耶毫无香气，世人所爱的女郎花，与小牡鹿所视为妻子的带露葵花，则置之不理。而对那经霜菊花，衰败兰草，不值一赏的地榆，只为含香，即便枯败不堪，亦爱不释手。如此煞费苦心，全为一个“香”字。世人遂议论：“这句亲王爱香成癖，太过风流了吧。”而昔日源氏在世之时，万事皆求平淡。

对这亲王，蒸君亦时常探访。每每管弦之会，两人吹笛技艺各领风骚，难分高下，彼此倾慕又暗自竞争，情趣相投。世人对此亦议论不已。竟称为“旬兵部卿、意中将”。凡有待嫁之女的高官显贵，昏欲前来攀亲。旬兵部卿亲王便从中挑选几个，打探其品性容貌，然甚为优秀的颇难找得。闻知冷泉院之大公主品貌优越，其母弘徽殿女御身份高贵，秉性风雅。旬亲王遂想：“倘大公主能许配于我，倒甚为美满呢！”公主身边的几个侍女，一有机会，便告之公主详情，以致他愈发难以忍耐恋慕之情了。

黄中将于婚姻之事却全无思虑。他深感世俗生活索然无味，认为草草爱上女子，实为作茧自缚。与其如此，不如回避为好。因此从未干那把人非议的色情之事。然或困难觅如意之人而故作姿态，亦不得而知。十九岁上便受任为三位宰相，仍兼中将之职。原极受冷泉院及秋好皇后厚爱，又位及人臣，愈加尊贵无上。因念念不忘身世疑虑，常常郁闷愁苦，沉默寡言，更无心思寻花问柳。众人交口称赞。

冷泉院之大公主，令旬兵部卿亲王数年来魂牵梦绕。蒸中将与大公主同处一院，朝夕相处，便对她的情状颇为了解，知其品貌高雅优美。遂常暗自思量：“若能娶她为妻，此生就心满意足了。”冷泉院虽极宠爱黛中将，寻常之事亦任其随心所欲。但对大公主住处，却甚为戒备。这亦属情理中事。袁中将亦不刻意亲近，深恐引起事端。他想：“倘生意

外，无人能逃脱干系。”袁中将自小便甚可爱，叫人心动，常因一两句戏语，便令诸多女子倾情于他，风月露水之事自是颇多。但他并不切意追寻，仍深有忌讳。这含糊不表，模棱两可的态度反急煞了对方。真心爱他的女子深为他的冷淡痛苦。诸人都为能常见他，而上三条院做尼僧三公主之侍女，心念这亦胜于断绝关系，姑且忍受寂寞。袁中将倒是性情温柔，仪表亦委实漂亮。这些女子便回复一日，乐于受骗。

夕雾右大臣原想将二位女公子各许配与匈皇子与蒸君。但袁中将曾道：“我须于母亲有生之年朝夕侍奉。”因而暂消此念。袁中将与女儿血亲太近，原亦为他所顾虑，然又找不出更为称心的，甚是烦恼。六女公子为传妾藤典诗所生，其相貌品性皆无仅可指，远胜正夫人云居雁所生诸女。推因其母身份低微，众人并不看重，不胜委屈。夕雾甚感怜惜。恰逢一条院落叶公主膝下孤寂，夕雾便将这六女公子迎归一条院为义女。夕雾寻思：“且佯装无意，伺一恰当机会，让袁中将和匈兵部亲王与此女相见。这两人皆极有眼力，定然赏识于她。”遂叫六女公子学习时尚之事，培养风流逸趣，以期男子倾慕，却不严格教育。

按惯例，正月十八为宫中赛射之日。诸亲王中成人者皆赴会。夕雾于六条院筹备还鹵，甚为隆重，明石皇后所生请是子，皆气度不凡，俊秀高雅。尤以包兵部卿王出类拔萃。惟有四皇子常陆亲王，相貌远逊于其他诸皇子，许是其母为更衣之故。赛射结束，左近卫方依然获胜，结束亦早于往年。事毕，夕雾左大将便与匈兵部卿亲王、常陆亲王及明石皇后所生五皇子，同车前往六条院。宰相中将袁君因赛射失败，欲默然离宫。夕雾拉住他道：“可否送请亲皇赴六条院？”夕雾之子卫门督、权中纳言、右大井，及众公卿皆劝他同去。于六条院，路程颇长，遂分班乘车。其时小雪飘舞，暮色清艳无比。伴随悠扬的笛声，车子驶入六条院。如此极乐之境，何处能觅？

还鹵设于正殿南厢内。获胜一方的中少将仍朝南坐。诸亲王及公卿作陪朝北坐，宴会开始。值兴酣之时，将监们便起身表演《求子》舞，长袖翩翩。其时梅花盛开，近旁几株梅花被袖风扇动，香溢四座。混融袁中将那奇异的体香，愈发沁人心脾。众侍女隔帘窥视袁中将，议论道：“看不清相貌如何，这天太暗了。然这香气却令人沉醉。”众人闻着香，皆交口称赞。夕雾右大臣亦认为袁中将非同一般，今日之相貌仪态尤为优美。见他仍默然坐着，便道：“右中将，不可闲坐啊！你也唱一段吧！”袁中将便甚为美妙地唱了一段“大国的神座上”，歌道：八少女，我的八少女！八少女，呀！八少女，呀！站在大国的神座上！站呀，八少女！站呀，八少女！”

第四十四章 红梅

当时的按察大纳言，即已辞世的致仕太政大臣的次子，已放卫门督柏木的长弟红梅。此人天资聪颖，禀赋极高，且具优雅性情。后来渐渐长大，官位升迁，前程无可限量，厚蒙至恩，华贵无比。这红梅大纳言前后共娶了两位夫人。先娶的一位已辞世，眼下的这位为后任太政大臣播磨之女，即从前舍不得真木柱的那位女公子。最初，她的外祖父或部卿亲王将她嫁给莹兵部卿亲王。其人逝世后，便与红梅有了私情。日久情深，红梅最后竟不避讥嘲，公开纳她为继室了。红梅的前妻仅有二女，并无一子，她总感膝下寂寥。于是向神佛祈祷，终让继室真木柱为他生得一个儿子。真木柱先有一女，乃与前夫莹兵部卿亲王所生，现不离前后，以作先夫遗念。

红梅大纳言对众子女一视同仁，尽皆宠爱。有几个生性有疵的侍女，彼此常生齟齬。所幸真木柱夫人生性爽朗，胸怀宽广，善于周旋调解。纵然有损自己利益的事，也自行宽慰。并不计较。因此矛盾并不尖锐，日子也还平安。三位女公子年龄相若，渐渐成人，皆已举行了着裳仪式。大纳言特别建造了几所七架宽阔的宅院。大女公子住南厅，二女公子住西厅，而东厅则由莹兵部卿亲王所生的女公子居住。常人以为，莹兵部卿亲王这位女公子没了生父，必多苦痛。殊不知她从父亲和祖父那里获得甚多遗产，故其居所内摆设装饰与日常生活，皆十分高贵优雅，境况极佳。

红梅大纳言悉心抚养三位女公子，美誉传播出去，便有不少人慕名来访，相约婚姻。甚至连皇上和皇太子都曾有过暗示。红梅寻思：“今上有明石皇后独蒙圣宠，无人能与之齐肩。但若甘，已做个低级官人，进宫又有何益？皇太子又为夕雾右大臣家的女御独占，恐亦难与之争宠。但就此畏缩，怕送才德俱佳的女儿入宫，岂不辜负其天生丽质么？”如此一想，他便下了护心，将大女公子许给了皇太子。大女公子其时妙龄十七八岁，花容月貌，十分可爱。

二女公子之貌更加出众，其娇艳优雅更胜其姐，简直是个绝世丽人。红梅大纳言想：“此女若嫁与常人，委实可惜。将她嫁给旬兵部卿亲王，倒很般配。”旬皇子见到真木柱所生的小公子时，常招呼他一同玩耍。这小公子十分聪明灵颖，其眉梢额角他蕴着无穷富贵之气，一次旬皇子对他说道：“你回去转告你父亲说：我并不满足于只看见你这个弟弟呢。”小公子便回去如实禀告了。红梅大纳言一听，便知自己的愿望即将实现。对人说：“与其让一个才德兼优的女子入宫去屈居人下，倒不如嫁给这位旬皇子。这位皇子那么潇洒！我若能实现愿望，得他为女婿，尚可延年益寿呢。”但目前得先准备大女公子出嫁之事。他私下祷告着：“但愿春日明神保佑我，让我女儿成为皇后。如此，则先父太政大臣的遗恨可慰，亡灵可安了。”便满怀希望送大女公子入宫做了太子妃。世人皆道：皇太子对这位妃子宠爱有加。因大女公子对宫中生活不熟，便由继母真木柱夫人伴她入宫。真木柱尽，已尽责，无微不至地照料她。

大女公子入了宫，南厅一时空闲，大纳言邪内顿冷清。特别是西厅的二女公子，突然失去了一向亲密的姐姐，更是倍感孤寂。住在东厅的女公子虽与其他两位姐姐异父异母，但非常亲昵，不分彼此。晚上三人常常抵足而眠，白天则在一起学习各种艺事。吹弹歌舞，东厅的女公子十分内行，其他两位女公子将她视若师傅一般。只是这位东厅女公子生性腼腆，连对母亲也很少正面相视，真有些可笑。但是她的品貌并不比前面两位女公子逊色，且那妩媚之状还略胜一筹。红梅大纳言想：“我整日只为自己的女儿操劳，对这位女公子却不在意，真有些对她不住。”便对她母亲真木柱说道：“三女儿的婚事，你如有了主意，就及时告知我，我待她一定要象亲生女儿一般。”真木柱答道：“这事我还未曾想过，总之不能轻率行事。最终如何，也得听由天命了。只要我在世，必全力照料她，但我去之后，她就可怜了。我为此而常常担心。不过到时她或可出家为尼，安度余生，也不致落人讥笑了。”说着流下泪来。接着又谈到这女公子性情如何贤淑。红梅大纳言对这三个女儿向来皆一视同仁，并无亲疏之分，但至今还未曾见过一眼这东厅女公子，很想亲见其貌。他常抱怨：“她怎地老是避着我，真无趣！”他总想找个机会，乘人不备时偷看，但终究连侧影都未曾见得。一日他隔帘对女公子道：“你母亲不在家，我代她来照顾你。你对我如此生分，很叫我难过呢。”女公子在帘内稍作答解，声音温婉动听，推想其相貌又是何等美丽，惹人怜爱。大纳言常常自豪于女儿比别人优秀，这时听见东厅女子的声音便想：“我那两位恐怕赶不上她吧？可见天下大了，也未必美妙。我原以为我那两个女儿已无与伦比了，岂知此女比她们更强。”他这样一想，更想见到东厅公主了。便对她说道：“近几月来，由于繁忙，丝弦也久不曾听了。你西厅的二姐正潜心学琵琶，恐欲有所造诣吧。但琵琶这乐器，倘仅学得一鳞半爪，其音便很难听。如你觉她能够学好，请费心指导她一下。我并未专习何种乐器，但过去得意之时，参加了不少管弦乐会。因此缘故，对于何种乐器的演奏，皆能鉴别高下优劣。你尽管本曾公开演奏过，但每次闻得你弹奏琵琶，总觉颇似昔年之音。已故六条院大人的真传，仅夕雾右大臣一人承得。源中纳言①与旬兵部卿亲王，是天赐才人，凡事尽可与古人媲美，尤其热衷于音乐。然其拨音的手法稍柔弱，尚不如右大臣。据我所闻，惟有你的琵琶之声很与他相似。琵琶之道，左手按弦必得娴熟，方抵佳境。女子按弦，所拨之音独具娇气；便更富情趣的。你弹一曲，让我欣赏一下吧。取琵琶来！”一般的传女部不回避他，却有几个身份高贵且年龄最小的诗文，生

怕被他看见，一听见招呼便往内室回避。大纳言很有些气恼道：“连侍女都疏远我了，好没意思啊！”

其时小公子正欲进宫去，同行前先来参见父亲。但见他周身值宿打扮，童发下垂，反比绍成总角的正式打扮漂亮可爱了。大纳言有兴致地看了一会儿，便叫他带口信给丽景殿的女儿：“你代我向大姐请安，就说我身体不适，今晚不便入宫。”又笑道：“练练笛子再去吧。皇上常召你到御前演奏，你如今的水平，恐不称心呢！”便要小公子吹双调。小公子吹得竟比往日好。大纳言高兴地说：“你进步很大了，此皆赖于常在此与人合奏。此刻便与姐姐合奏一曲吧。”便催促帘内的女公子。女公子推脱不得，只好勉强拨弦，弹了一曲。大纳言合着乐拍，吹起了低沉而娴熟的口哨声。抬头见东边廊檐近旁一株红梅，正开得鲜艳，便道：“值前此花独惹人爱呢。旬兵部卿亲王今日在宫中，何不送他一枝呢？可知‘梅花香色好，惟汝是知音’啊！”又说：“唉，光源氏作近卫大将时，我已是像你这般年纪一个童子，常随侍他身侧。那时情景，总让人神往。如今这位旬兵部卿亲王，也是众口称赞的显赫人物，品貌皆佳，恐因一向崇敬光源氏之故吧，我总觉他远不及光源氏。尽管与他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然而一想起便很悲伤。可以想见和他关系亲密的人，被遗弃于这茫茫凡尘之中，更是悲痛欲绝了吧。”大纳言一下便沉入往事之中，心境有些怆然，刚才的兴味也顿然消减。他情不自禁，叫人折了一枝红梅，交与小公子送入宫去，说道：“只有此亲王可寄托我对光源氏的眷恋之情了。昔日释迦牟尼圆寂之后，其弟子阿难尊者身上灵光显现，有修为的法师皆疑心他乃释达复活。如今我为表达怀旧之情，也只有打扰这位亲王了。”便吟诗奉赠，诗云：

“凉风惠通国梅意，盼持早芬入园鸣。”他将诗写在一张红纸上，夹于小公子的怀纸里，催他即刻送去。小公子对匈皇子向来亲近，遂欣然入宫了。匈皇子自明石皇后上房中退出后，正要回到自己住处。许多殿上人送他出来，小公子也在其中。匈皇子见了，问道：“昨日为何走得那么早？今日又是何时进来的？”小公干脆生生地答道：“昨天我退出太早，后来想起又十分后悔，今日我闻知你还在这儿便赶来了。”匈皇子道：“不仅宫中，我那二条院也有好玩的。我希望你常来，那里还聚了许多小伴呢。”众人见匈皇子只与他一人说话，不便走近，稍候便各自散去了。此时四处幽寂，匈皇子又对小公子道：“皇太子以往常常召唤你的，为何现在不同了昵？你大姐太没意思，竟与你争宠。”小公子答道：“老叫我进去，烦死我了。但是常到您这里来，……”他不再说下去。匈皇子道：“你姐姐根本不将我放在眼里。这原是可以谅解的，但总叫我心下难受。你家东厅那位姐姐，昔日与我同为皇族。你暗里替我问她：“她爱我么？”小公子见时机已到，便呈上红梅与诗。匈皇子愉悦地想道：“倘因我求爱而得答诗，那才妙不可言呢。”细细赏玩，爱不释手。这枝红梅果然可爱，那枝条的姿态、花房的模样，以及香气与颜色，皆非寻常花枝。他说道：“园中开着的红梅，除了颜色艳丽外，香气总不及白梅。惟有这枝红梅不同寻常，竟然色香俱全。”匈皇子素喜梅花，此时心清又极佳，更赞不绝口了。之后又对小公子道：“今夜值宿，就住我这里吧。”拉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小公子便没去参见是太子。匈皇子身上有股无与伦比的浓郁香气，小公子甚为欢喜，与他躺生一起，倍感他可亲可爱。匈皇子问他：“此花的主人怎不去侍奉皇太子？”小公子道：“我不知道。听父亲说：要她去侍奉知心之人。”匈皇子曾闻得红梅大纳言有意将二女公子许配与他，而他的所思却是东厅女公子。只是答诗中此意不便明言，故于农田小公子回府时，他便随意作了答诗，叫他带回，其诗云：“梅香若为早鸳爱，诚谢东风通信来。”又嘱托他道：“此后别再烦恼他老人家了，你私下转达东厅那位姐姐即可。”

其后，小公子对东厅姐姐倍加重视，比以往更亲近了。以这无邪孩童看来，觉得东厅姐姐的言谈举止优雅稳重，性情和蔼可亲，但愿她能嫁得好姐夫。如今大姐已嫁给皇太子，尽享人间富贵。只这东厅姐姐却深闭闺围，无人过问。他深为不满，觉得东厅姐姐可怜。

他想：她总得嫁给这位旬皇子吧，是以他乐于给皇子送梅花去。只是这封信是答诗，只能交与父亲。红梅大纳言看了诗，说道：“此话实乃无聊！这旬皇子太贪女色了，知道我们烦厌他这品性，因此在夕雾右大臣和我们面前装得一本正经，岂不可笑。罕有的轻薄之徒，倒极力做诚实之状，恐反教人鄙视吧。”他复信一封，又派小公子带入宫去，内有诗道：

“君袖苦盼国梅亲，更染奇香增盛名。过于风流了，望君见谅。”旬皇子见他如此认真，想道：“看来他真想将二女公子嫁与我了。”心下有些激动。便答诗道：

“宿层花丛寻芳艳，色迷却恐世人言。”此答诗毫无诚意，红梅大纳言看了，心中不免生气。

后来真水柱夫人自宫中回来，言及宫中情况，告诉大纲言道：“前日小公子宫中值宿，次晨到东宫来，浑身香气异常浓烈。众人都以为他自来如此，皇太子却说：‘昨晚你一定在匈兵部卿亲王身边睡觉吧，难怪不来我这儿呢。’他竟吃了醋，真好笑呢。他有回信么？看不出他有什么心思。”红梅大纳言答道：“信是有的。这皇于特别喜爱梅花，那天红梅开得正鲜艳，他独自欣赏，甚觉可惜。我便顺意折了一枝，叫小公子去呈送皇子。此人的衣香确乎异常，连宫女们都自愧不如。还有那源中纳言，身上也自有一股奇香，世无所匹。不知他前世如何修炼，以致今世得此善报，好不叫人艳羨。虽同为花，那梅花出类拔萃，香气也格外可爱。匈皇子性喜梅花，它乎此事也。”他以花作比作旬皇子。

东厅女公子逐渐长大，更加聪慧，凡所见所闻，领悟甚快。然而对于婚嫁大事，却未曾虑及。世间男子，想必皆有攀龙附凤之心，择有权有势之家，千方百计求婚。放那两位女公子处甚为热闹。而这位东厅女公子门前冷落，闺门常闭。旬皇子闻知，认为时机已到，便郑重考虑向东厅女公子求婚。他常叫朱小公子，悄悄地要他送信。但大纳言总想着将二女公子许配与他，因此常窥察旬皇子动向，期望他动了念头前来求婚。真水柱夫人看他情状，觉得难为情，便说道：“大纳言差矣，旬皇子之意并不在二女公子，你费这些心思终是枉然。”东厅女公子对旬皇子的信只字不复。但旬皇子愈发追求得紧。真水柱夫人常常自思：“有什么不好呢？旬皇子品貌俱佳，我倒很希望他作我女婿，日后必是幸福。”但东厅女公子以为旬皇子过于贪色，私情甚多。他对八亲王家的女公子，爱得也很深挚，常不顾路途险远，前去与她幽会。此四处牵扯之人，绝对靠不着的。因此，这门亲事决不轻易允许，她决心拒绝他。但真水柱夫人觉得如此会使旬皇子难堪，有时竟背了女儿，偷偷地写回信与他。

第四十五章 竹河

却说源氏一族以外的后任太政大臣播磨家，还有几个侍女在人世。这些侍女善于说长道短，常常不发问，便自会滔滔不绝说出些源氏家族的故事来，与紫夫人的侍女们所说略有出入。据她们道：“关于源氏子孙的传说，有些并不确切。许是老侍女们年岁太大，头脑糊涂，记忆不清而弄错了吧。”到底谁是谁非，难以定夺。

已故鬢黑太政大臣和玉鬢尚待，生有三男二女。镜黑大臣竭力教养，指望他们日后出类拔萃。孰料无公不济，累黑大臣却因操心过度，温然长辞了。遭此突变，五望夫人一时束手无策。原本打算及早送女儿入宫，也只好延搁。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脉内遭此恶运，门庭日渐冷落。玉囊尚待的近亲中颇有权势显赫者无奈亲戚身分高贵，往来并不亲密。且已故望黑大臣生性孤僻，不善言谈，与人交往甚浅。或许是此缘故，玉望夫人竟没有一个知心朋友。惟六条院源氏主君始终视玉置若亲生女儿，临终时特地于遗嘱中写明，玉鬢所得遗产仅次于秋好皇后。夕雾右大臣亦甚是关心玉望，每逢有事，必来探访，其亲近反胜于嫡亲姐妹。

玉望夫人对三位公子的前程并不十分担心。三位公子皆已行过冠礼，正值晓事年龄。虽因亡故而有些孤苦无助，但也会理所当然逐级晋升。倒是两位女公子令玉望夫人忧虑。镜黑

大臣生前，今上也曾示意，望他送女儿入宫。并时时屈指计算年月，推想女儿已出落成入，催他早日实行，但玉髻夫人私下认为：“明石皇后深受宠幸，位尊无上。倘女儿入宫，定然位居其下，埋没于嫔妃之中，庸庸碌碌列于末席。战战兢兢，察色行事，永无出头之日，毫无意思。眼看我女儿仰人鼻息，屈居下位，我如何心甘？”如此思前想后，举棋不定。冷泉院也一心想得玉髻之女，竟将往事重提，对玉髻当年的无情仍感怨恨，说道：“昔日尚且这般，如今年事渐高，形容丑陋，自是更遭人唾弃。尽管如此，我还是请你将我视作你女儿的可靠保护人，将她托付与我吧。”他固执地请求。玉童心想：“叫我怎生是好？我这命运真是多劫难啊！他定是将我看作了冷酷无情女子，好不难堪。如今到了这般年纪，索性将女儿嫁与他，以释前嫌吧。”但又犹豫不决。

两位女公子相貌姣美，世称美人，倾慕之人不计其数。夕雾右大臣家请公子中的藏人少将，乃正夫人云居雁所生，品貌兼优，官爵显于其他兄弟，尤为父母宠爱，亦诚恳地求婚于玉望夫人的大女公子。从亲缘关系而言，其与王慧的关系密不可分^③因此他与弟兄们常出人钱黑大臣脉内，玉望夫人亦甚疼爱他们。这藏人少将也与侍女们混得很熟，常向她们倾诉自己对大女公子的倾慕。众侍女便常在玉望夫人身边极口赞扬藏人少将。玉髻夫人甚感烦乱，但又觉得他很可怜。其母云居雁夫人也不时写信给玉望夫人。殷切请求。父亲夕雾大臣亦曾道：“如今他官位虽低，但看在我们面上请答应他吧。”但玉髻夫人早已决定：大女公子决不嫁臣下，必须入宫。至于二女公子，若藏人少将官位稍高，门当户对时，许嫁与他亦未尝不可。藏人少将则固执地坚持：倘玉望不许婚，便将女公子强行抢走。玉髻夫人对这门亲事虽不甚反对，但恐于正式许诺之前发生丑事，盛传于世，遭人讥议，败坏门风。遂再三告诫传递信件的侍女们：“你们务必谨慎，以免有所闪失。”侍女们从此忐忑不安，甚感为难。

再说六条院源氏晚年娶朱雀院三公主所生的蒸君，冷泉院视如亲子一般疼爱，封为四位侍从。其时蒸君年仅十四五岁，天真烂漫，但心灵却早熟，深谙人事。加之仪表堂堂，足见前程远大。玉望尚待有；已招他为婿。尚待的邻宅与三公主的三条院相距甚近。因此每逢础内举办管弦之会，众公子便常邀请黄君前来共乐。盛闻尚侍郎内美人之名，青年男子无不心驰神往，皆身着锦衣绣袍，风度翩翩。若论相貌，则首推藏人少将最为秀美；论品性、风度，则这四位侍从最为温文尔雅、风流倜傥。总而言之，无人能与此二人媲美。人们均因黄君为原氏之子，格外看重他。许是源于此因，甚盛名众口皆碑。青年侍女更是赞不绝口。玉望尚待也极为疼爱，常与他亲切闲话。她道：“你父亲当年气宇轩昂，其俊逸之姿令人至今难以忘怀。你颇具父亲遗姿，每次见到，便能聊以自慰”。夕雾大臣位高权重，若无特别机会，亦难见上一面。”因此，她视黄君如亲兄弟，蒸君亦当其为长姐，不时探访。蒸君品行端庄，举止稳重，绝非轻薄男子。侍候两位女公子的青年侍女们见他婚事不见眉目，都非常着急，甚感遗憾。他们常与他开玩笑，令黄君烦恼万分。

不觉已值次年正月初一。玉髻尚待的异母兄弟红梅大纲言、藤中纳言来尚待邸贺年。这红梅大纳言即昔日唱《高砂》的童子。藤中纳言为已故货黑太政大臣前委所生大公子，真木柱的同胞兄。夕雾右大臣带着六位公子也来了。右大臣气宇轩昂，举止洒脱。六位公子亦皆眉清目秀，且早年得志，意气风发。世人均道这一家至善至美。惟藏人少将，虽特别受父母恩宠，却总是心事重重，愁眉苦脸。如往年一样，夕雾有大臣与玉髻尚待隔帷而谈。夕雾右大臣说道：“如今这把年纪，除了宫，便无心走动。常思前来叩访，共叙往日情谊，却总因无甚要事，才能如愿。尊处若逢有事，悉请吩咐诸小儿办理。小弟早已交待波等忠心效劳，不得怠慢。”玉望尚待答道：“寒门道此恶变，势力衰微，今已微不足道。承蒙照拂依旧，愈发令我缅怀先人，念念难忘。”接着便将冷泉院欲召大女公子入宫之事略述一二，说道：“家势衰微，入宫恐受冷落，徒增烦恼。因此甚是忧虑，进退难决。”夕雾答道：“曾闻今上宣示此意，不知确否。冷泉院虽已退位，似乎声威亦有所减，然容貌俊美，无人可及。虽年事稍高，却如少年一般，风度翩翩。倘舍下有女可差，

必应召入院。可惜无一人够得上姿容秀美的诸宫眷之列。但不知冷泉院欲召尊府大女公子之事，是否已禀明大公主之母弘徽殿女御？昔日亦曾有意将女儿送入宫，终因顾忌此人，未曾如愿。”玉望说道：“弘徽殿女御也曾劝我，道近来颇感孤寂，愿与冷泉院悉心照顾我女，以遣寂寞云云。竟使我有些动心了。”

告辞玉累尚侍，众人即赴三条院向三公主贺岁。与朱雀院、六条院源氏有旧情或其它关系的人，均不曾将这尼僧公主忘记，齐来贺年。滚黑大臣家的公子左近中将、右中共、藤侍从等，皆陪伴夕雾大臣同往。一时锦冠华盖簇集，气势颇为庞大庄严！

时至日暮，四位侍从蒸君也来向玉望尚侍贺年。白昼云集于此的众多显贵公子，皆仪表堂堂，无暇可击。然这四位侍从的到来，令众人尽皆逊色。好激动的侍女们七嘴八舌

道：“终究是这位公子与众不同啊！”来作我家小姐夫婿，倒是地造天设般匹配！”这蒸君的确温文尔雅，风姿可爱。尤其是行动举止间，身上所散发的股股香气，令人陶醉。即或是大家闺秀，只要略晓情趣，亦定会注目凝视秀君，赞叹不已。其时玉髻尚侍正在念佛堂里，闻知黄君前来贺年，吩咐侍女道：“快请公子！”黄君自东阶入佛堂，于门口帘前坐下。佛堂窗前几株小梅树，正含苞欲放。早春的营啼尚欠婉转。众侍女百般挑逗蒸君，希望这美男子于这美景中更为风流飘逸。孰料黄君却兀自缄默无语，一本正经，颇令她们失望。内有一身份高贵名叫宰相君的侍女咏诗一首奉赠。诗道：

“小梅吐新蕊，更添娇艳色。手折芬芳枝，妍姿不胜看。”如此才思敏捷，脱口成章，黄君甚感钦佩，便答诗道：

“小梅吐新蕊，遥望似残柯。未知娇艳色，深藏花心里。如若不信，请触我袖。”便与她们汗起了玩笑。众侍女齐声道：“的确‘色妍香更浓’啊！”众侍文此时兴致勃勃，肆意嘻笑起来，倒真想上前拉其衣袖逗趣。恰逢王慧尚侍从佛堂里膝行出来，见此情状，轻声骂道：“你们真是放肆，连如此温顺的老实人也不放过，不害臊吗？”黛君听罢，暗想：“我为老实人，岂不令我委屈吗？”尚待幼子藤侍从无须往各处贺年，因其还不曾上殿任职，此刻正闲居家中。他捧出两个嫩沉香木盘，盛上果物茶水，招待黛君。尚待想道：“夕雾右大臣愈上年纪，愈与父亲肖似。蒸君虽不肖似父亲，但那温文尔雅、沉着稳重的风度倒具源氏主君当年神韵，恍如主君在世。”回首往事，甚是伤怀。秦君人去而香气仍萦绕于室，令众侍女羡慕不止。

四位侍从蒸君自被称为老实人后，心中终觉委屈，颇不甘心。正月二十过后，正值梅花盛开。为让尚待改变看法，在众侍女面前一展风流，乃特赴尚待府邪造访藤侍从。进入中门，但见一穿着与他相似的男子站在那里。这人见蒸君走来，慌忙躲避，不想却被黛君拉住。一看，却是常踌躇于此的藏人少将。他想：“此人许是被正殿西边的琵琶、琴箏声所迷恋吧。为情所困真痛苦啊！而强欲求爱，更是罪孽深重！”片刻琴声停止。袁君便对藏人少将道：“请你在前指引吧！我对此很陌生。”两人遂携手唱着催马乐伎技产同行，径直向西面廊前的红梅树走去。尊君身上香气四溢，胜于花香，侍女们早已闻得，忙打开边门，用和琴含着《梅枝》的歌声，弹出美妙和谐的音乐来。尊君心想和琴为女子所用，不宜弹《梅枝》这吕调乐曲，而她们却弹得如此纯熟。兴之所致，二人又将此曲从头唱了一遍。侍女们使用琵琶来伴奏，其技艺亦甚精湛。蒸君觉得此地确为风流之处，足令人心旷神怡。于是放纵情怀。与侍女们调情说笑起来。玉髻尚侍亦叫人送来一张和琴。蒸君和藏人少将彼此谦着。尚待便传言熏君：“你的斥音酷似先父，这我早已闻知，趁今宵骂声引诱琴声，不妨弹奏一曲吧。”蒸君心想：“尚待盛情邀请，若我怯场怕羞，未免有失礼遇。”于是勉强弹奏了一曲。玉髻尚侍听来，琴声果然优美无比。源氏虽为玉髻尚侍的义父，但生前父女不常见面，而今源氏辞世多年，玉器尚待常常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今日素君的琴声，自是令她更为感伤。她道：“蒸君相貌堂堂，肖似已故柏木大纳言。连这琴声，亦与大纳言有同工之妙。”说罢泪流不止。近日她极易伤感流泪，许是年事渐高之故吧。藏人少将亦唱了一曲“瓜鹏绵绵”，歌声甚为美妙。座上无老人呼叨烦扰，诸公子便

无所顾忌，相互劝诱，尽兴而欢。主人藤侍从与其父鬣黑大臣极为肖似，不甚擅长歌乐弹奏，谁知举杯劝酒。众人便怂恿他：“你也须尽兴唱个祝词啊？”他便附和着众人唱催马乐《竹河》。歌声虽显幼稚，却亦甚美妙。其时帘内送来一杯酒。黄君道：“听说酒醉吐露真言，神思不清，言语错乱。倘若饮醉，叫我如何是好？”便不再接受酒杯。带内又送出一套女子的褂子和礼服，尊香扑鼻，乃临时应酬，赠与黛君的赏品。董君甚是不解，问道：“这又为何？”便将赏品推与藤侍从，起身告辞。藤侍从忙拉住蔡君，将衣衫交还给他。表君道：“‘水驿’酒③我已饮过。夜色已深，恕不奉陪！”说毕便逃也似的回家了。再说藏人少将见勇君随意出入此地而颇受喜爱，顿觉自惭形秽，心中不免怨恨，口上亦就泄露出来。吟诗道：

“众皆赏赞清惜花，我独迷恋蔼蔼夜。”吟罢，长叹一声，便欲回去。帝内一侍女即答诗道：

“皆因时地生雅兴，不惟梅香悦春心。”

翌日，四位侍从素君特遣使者送信与藤侍从。信中道：“昨夜因不胜酒力，举止有失检点，让诸君见笑了。”他意欲玉鬣尚待知晓，便在信中用了许多假名。并于一端附诗道：“吟得《竹河》章末句，料君知悉我深心叩”藤侍从即将信呈送正殿，与母亲一起看。玉鬣尚待看罢信，赞道：“字迹好不潇洒啊！小小年纪便已这般灵慧，足见前世造化深厚。虽幼时丧父，母亲出家为尼，失却父母疼爱抚育，却出落得如此出众，真是苍天庇佑啊！广言下之意，乃指责儿子文笔拙劣，远不及蒸君。这藤侍从的回信，文笔确实幼稚，信中医道：“昨夜你喝了酒就走，如经过水驿一般，大家皆感奇怪呢。”

歌罢《竹河》良宵水，询君何故匆匆归户自此，尊君就以拜访藤侍从为名，频频出入于玉鬣尚侍家，并将爱慕女公子之意隐约吐露。那藏人少将的怨恨亦不无道理，尚侍哪里的人的确喜欢蒸君。甚至尚未成人的藤侍从，亦与黛君要好，形影不离。

转眼到了三月，春光无限美好。玉鬣尚待邪内，一些樱花正争奇斗妍，一些已开始凋谢，微风拂来，漫天落英缤纷。春日昼长人静，闲寂无聊，欣赏春景倒也无妨。两位女公子在侍女们簇拥下款款移步入院，赏花玩景。两位女公子正值豆蔻年华，出落得花容月貌，端在烟雅。大女公子容颜姣艳，气质高雅，显现帝后丰姿。身着表白里红的褂子、核棠色罩衫，明艳入时，甚是华丽照人。那无限娇媚，由衣裙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其风韵令见者无不自惭形秽，望尘莫及。二女公子也木相上下，身着淡红梅色褂，外罩表白里红衫，秀发柔美动人，似柳丝扶风。众人私下品评道：二女公子亭亭玉立的秀姿，清秀脱俗的容貌，温雅烟淑的性情，略胜大女公子一筹；然又远不及其姐姿色艳丽。二人相映绝伦，益彰无仅。一日，姐妹二人奕棋取乐。初光鬣影，互相辉映，好一幅动人的风景。幼弟藤侍从作见证人，侍坐近旁。两兄长窥探一下帘内，说道：“侍从真好福气，也作见证人了！”随即毫无忌惮地坐了下来。女公子身边的侍女均不由自主调整姿势。长兄左近中将叹道：“宫中琐事繁多，不能像侍从这般伴随姐妹，令人抱憾！”次兄右中井也说道：“听差宫中，不敢分心。无暇照料家里，望姐妹见谅。”两姐妹听兄长们如此客气，便停止奕棋，甚感难堪，满面娇羞，那情状令人怜爱无比。左近中将又道：“每逢出人宫中，我便常想若父亲在世，我们该多好啊！”话不曾道完。早已泪眼源陇。这左近中将年约二十七八，时刻牵挂妹妹前程，用心细微，未忘父亲遗愿。

庭园中百花争艳，欣欣向荣，樱花尤为艳丽。两位女公子命侍女折取一枝，相与欣赏，赞道：“如此艳丽，何花能与之媲美？”长兄左近中将忆起昔日情景，慨然道：“幼时，你们二人常争夺此花树，一个道‘这花是我的！’一个道‘这花是我的！’父亲裁决道：‘这花归姐姐。’母亲却道：‘这花应属妹妹。’我闻后，虽没哭闹，但却很是伤心。”略停片刻，又伤感道：“樱花已老。追忆逝水流年，请人先我而去，此身哀愁何其多！”如此时而感叹，时而嫁笑，倒也颇有闲情逸致。原来这左近中将最近当了女婿，像如今这般从容盘桓，甚是难得。今日为樱花所动情，因此耽待较久。玉鬣尚待虽早为人母，且子女均长大成人，

但容颜依旧，昔日风韵犹存，别有一番动人丰姿。时至今日，冷泉院想必仍在爱慕玉髻容姿。回首往事，难以忘怀，故竭诚盼望大女公子入待。对于大女公子入待冷泉院一事，左近中将并不十分赞同，说道：“此事终非长久之计，凡事都讲和谐。冷泉院容貌俊丽，举世无双，自是令人仰慕，然已退位，非值盛时。就是那琴笛之曲调、花之颜色、鸟之鸣声，亦讲究合乎时宜，方能悦人耳目。故不如当太子妃为妙。”玉髻答道：“这也未必。皇太子身旁，早有高贵之人今宠，位尊无比，恐非我们力所能及。倘勉强播合，必不能称心顺意”终为世人耻笑，务必三思。若你父在世，虽不知命运如何，但总有所助，亦不会如此尴尬！”说到此处，众人甚是伤感。左近中将等人离去后，两女公子继续弈棋。二人以樱花为赌物，说道：“凡三弃二胜者，樱花归其所有。”其时日薄西山，暮色幽暗，便将棋局移至檐前。众侍女高卷帘子，皆盼望自家女公子领先。

恰逢此刻，那藏人少将来藤侍从室中访晤。藤侍从送两位兄长回府，四周寂静无人，廊上们皆敞开。藏人少将便走近门边向内院窥视。天赐良机，只见一群侍女正簇拥着两位女公子下棋。这时天渐昏暗，视物不清。藏人少将细细分辨，始知那着表白里红褂子的乃大女公子。此真谓“谢后好将纪念留”的颜色，确实艳丽无限。藏人少将寻思：如此国色天姿，倘为他人之妻，实在令人惋惜。夕阳返照，侍女们姿态万千，风情万种，令人迷恋。赛棋终见分晓：右方的二女公子赢了。身侧众侍女便欢呼雀跃起来。有人笑着高喊：“还木快奏乐助兴！”还有人兴致盎然道：“这樱花如今归二小姐了”藏人少将不明她们争议何事，惟觉众人言语婉转动听，极欲参与其间。但见女子们无拘无束，谈笑风生，深恐贸然闯入会使她们手足无措，只得无奈地独自归去。此后藏人少将常悄然徘徊于此，祈愿上苍再赐良机。

自这日始，两女公子每日以夺樱花为戏。一日黄昏，东风骤起，吹落樱花满地，令人怜惜不已。败者大女公子因景赋诗道：

“此樱纵非我所有，风虐亦替花担忧。”大女公子的侍女宰相君帮助女主人，续吟道：

“缤纷花落开未久，不足珍此无常物。”右方的二女公子也赋诗唱和：

“本是寻常风花落，意气不平输此樱。”二女公子身侧侍女大辅君接着吟道：

“多情落花意属我，碾作泥尘亦弥珍。”赢方女童趁兴走下庭院，倘祥樱花树下，拾集了许多落花，吟诗道：

“残英纵落伴风尘，亦须拾集珍我物。”对方侍女不甘示弱，也以诗格酬：

“欲得长保樱花盛，只恨蔽风无巨袖。”你们太小气吧！”她贬斥赢方侍女。

如此闲情逸致，不觉岁月磋路远逝。却说玉望尚待心中挂念女儿前程，日夜茶饭不香。冷泉院日日来信。弘徽殿女御致函敦促：“你们举棋不定，诚心疏远我么？上皇以为是我嫉妒，在其间作梗。令人实在不快！答应与否，清早定夺。”措辞情真意切。玉望尚待寻思：“这定是前世宿缘了！对方如此真心，实难令人推却！”遂决定送大女公于入冷泉院。妆直服饰诸物，先前早已置齐。只是侍女用品，须即刻筹办。举府上下，一片忙碌。藏人少将闻此消息，肝肠欲断，遂泣诉于其母云居雁夫人。云居雁也无可奈何，不得已向玉望尚待写信：“修书奉读，只因木肖之子痴情欲死，请勿怪罪。倘若体恤下情，务请置腹以语，聊慰其痴心。”其言凄楚，感人肺腑。玉髻痛苦不堪，惟有哀叹。终于复信：“此事由来已久，心中犹豫难决，近因冷泉上是催促甚紧，言辞恳挚，使我心神绪乱，惟有遵命而行。令郎既然如此痴心，望其勿躁静候，上苍难负有情人。”玉髻窃自计虑：待大女公子入冷泉院后，即将二女公子嫁与藏人少将。她有顾虑：两女同时出嫁，未免过分触目。何况藏人少将眼下位卑官低。但藏人少将却难移爱于二女公于。自那日薄暮偷窥大女公子花容月貌之后，频频眷恋情影。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如今遭此挫伤，日夜只闻其悲叹。

藏人少将深知大局已定，但觉心中苦闷，总想借机牢骚一番，遂去访晤藤侍从。恰逢藤侍从正拜读蒸君来信，见藏人少将闯入，正欲藏信，孰料藏人少将早猜出是蒸君来信，急牵

信手中。藤侍从心想：倘若坚决不与，他必疑心有事相瞒。遂任其拿去。信里并无要事，推慨叹世事艰难，微露怨恨罢了。内有一诗：

“日月无情空虚过，又逢残春人断肠。”藏人少将阅毕，想：“原来此人这般悠闲，连慨叹怨恨也如此斯文。我品性太急，招人耻笑，受人冷落，大概也因这暴躁脾气吧。”胸中愈发忧郁，无心与藤侍从续谈，欲去同熟悉的侍女中将摆谈。但想摆谈也是徒费心思，政只有哀叹。藤侍从道：“我欲回信黄君，始不奉陪。”遂持信去与母亲相商。藏人少将遇此情状，心中极为不快，凡欲发作。可见痴情男人的心思了！

藏人少将来至中将室中，满腔怨恨，难以自抑。侍女中将见其为情所困，深怕言语差错，便闪烁其词，答语含糊。藏人少将谈及那日黄昏偷窥赛棋之事，说道：“如能与她再谋一面，即使者梦中一样隐约，也死而无憾了！哎，日后我将如何度日啊？恐怕与你这般促膝谈心之机也不多了！‘可哀之事亦可爱’，言之有理啊！”语甚恳挚哀怨。侍女中将颇受感动，深觉怜惜，却慰之无计。夫人欲将二女公子许配与他，以慰其痴，但他心中只有大女公子。中将猜想他必是因为那天黄昏目睹了大女公子天姿国色，才如此痴狂。这虽合情理，然而她仍埋怨道：“你偷窥之事倘叫夫人获悉，她必以为你行为卑鄙而嫌弃你。我已不再同情你，你真令人失望啊！”藏人少将答道：“世间一切，我已无所谓了。推那日大女公子求胜，好令我抱憾。倘若当时作设法带我进去，我只须使个眼神，定叫大小姐稳操胜券。唉！于是吟道：

“我身无名甚嗟叹，何故刚强不饶人？”中将笑吟：

“棋局凭力判输赢，好胜争强徒劳心。”藏人少将依然心中有恨，又赋诗道：

“尊君执掌我生死，盼待援引困厄身。”藏人少将哀乐反复，嗟叹不已。直至东方破晓，方忧伤辞归。

次日便是四月初一更衣节。夕雾右大臣家诸公子皆入宫贺节，惟藏人少将郁郁寡欢，神情恍惚，蛰伏不去。母亲云居雁老泪纵横，甚是同情。右大臣也说道：“当初我恐冷泉上是不快，又妄以为五望尚侍不会应允，故每次谋面皆未提出求婚，真令人后悔莫及。倘我亲口提出，她必定答允。”藏人少将照旧写信诉恨于玉鬘尚侍。这回赠诗道：

“残春犹窥花月貌，浓夏徘徊绿树荫。”此刻，几个身分较高的侍女，皆簇拥于玉鬘尚侍前，向她叙述众多求婚者失望后的种种苦状。侍女中将道：“藏人少将言‘尊君执掌我生死’之语，显见并非空言，真可怜啊！”尚侍亦觉此人可怜。由于夕雾右大臣与少将生母亦曾有意，藏人少将又甚为痴情。因此尚侍决定，无论如何，也须将二女公子嫁与藏人少将。却又以为藏人少将妨碍大女公子入冷泉院，的确无理。何况滚黑大臣生前早作预定：大女公子决不与臣下结发同机，无论此人如何位高权重。如今入冷泉院，尚嫌前程有限，愧对其夫遗愿。侍女在此时送进藏人少将信函，实在不合时宜。中将遂回复一诗：

“怅对青空沉思久，方知君心在娇花。”众侍女看完诗，皆道：“他已痴狂这般，何必再拿他开心呢？”然而中将怕改写麻烦，也就作罢。

大女公子定于四月初九日入冷泉院。夕雾右大臣也特遣众多车辆与听差前去供用。云居雁夫人虽与异母姐姐玉望尚侍曾有怨恨，关系略为相流，但虑及年来因少将之事与她频频通信，眼下突然绝交，情理难通，也遭世人耻笑。遂赠送了丰厚的华丽女装，作为众侍女的犒赏。并附信道：“妹因小儿藏人少将精神恍惚，疲于照理，不能前来相助，特以致歉！而姐却吝赐示，颇疏远小妹矣。”此信措辞稳重，而牢里行间暗呈不平之意。玉鬘尚侍阅后实感抱歉。夕雾右大臣去信道：“弟本应亲来恭贺，无奈恰逢忌日，难如心愿，甚感歉疚！今特遣小儿前来，以供驱使。望任意差遣，勿加顾虑为幸！”他派原少将及兵卫佐二子前去。

红梅大纲言也派遣清侍女及车辆前往听差候用。其夫人即已故毅黑太政大臣前妻之女真木柱，与玉鬘尚侍关系非同一般。但真水柱夫人却无动于衷，谁有其胞弟藤中纳言亲往，

与两个异母兄弟即玉望之子左近中将及右中非共同帮办诸多杂事。他们回思父亲在世之日，无不万端感慨。

藏人少将又写信与侍女中将，倾述失恋之苦。信中说道：“我大限已至，悲痛至极。惟望能得大小姐一语：‘哦怜惜你。’或可苟延残喘，暂留于世。”中将呈信与大女公子。适逢姐妹二人正依依话别，相顾无话凝噎。昔日两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邻居东西两室，中间开一界门，尚嫌疏隔甚远。如今却劳燕分飞，怎堪离愁别痛？今日大女公子穿着格外考究，容颜风姿高贵异人。回想父亲在世之日关怀其前程所言，依恋不已。正值此际，侍女送来藏人少将来信。她取来读过，暗自寻思：“这少将父母健在，家势显赫，当为幸福之人，缘何这般悲观，言这等无聊话语？”她深觉诧异。又虑及‘大限已至’，不知是真是假，遂于此信纸一端写道：

“‘怜惜’非比寻常言，总可无由向人语？只对‘大限已至’之语，稍有理解。”便对侍女中将说道：“你按此意回复罢。”孰料中将意将原信送了去。藏人少将一见大女公子手笔，欣喜之情胜获至宝。又想到大女公子已信他信中所言“命限今日”，激动不已，热泪流淌无尽。遂又立刻模仿古歌‘雌人丧名节’的语调，寄诗诉怨：

“人生死难寻，不能盼君怜。君若愿启唇对我言声‘怜爱’，我即刻剃清而亡。”大女公子阅毕，想：“顺厌之极，竟来如此复信！定是中将不曾将诗另行抄写。便将来诗退回。”她心中颇觉烦闷，就此缄默不言。

随大女公子入冷泉院的侍女及女童，皆装扮得光彩照人且合乎礼仪。入院仪式，与人宫大同小异。大女公子先去参见弘徽殿女御。玉鬘尚待亲送女儿入院，便与女御叙谈。直至夜深，大女公子方才入冷泉院寝宫。秋好皇后与弘徽殿女御均已入宫多年，昔日风韵已随年老俱衰。而大女公子正值青春年华，花容月貌，雪肤玉体。冷泉院见了，安有不怜爱之理？因而大女公子大受宠幸。荣贵元及。冷泉院退位后形同人臣，安闲自在，生活更为幸福。他竭诚希望玉望尚待能暂住院中，但尚待却立刻归去。冷泉院甚觉遗憾，惆怅不已。冷泉院极为痛爱源侍从黛君，常召他近身，恰似昔年铜壶帝疼爱年幼的光源氏一般。故黄君对院内后妃皆甚亲近，常自由出入。薰君对新入院的大女公子，表面上虽然照例亲近，但私下却在猜度：不知她对我有何想法。一日黄昏，四境清幽，秦君偕同藤侍从一道入院。见大女公子居室近处的五叶松上藏花缠绕，开得娇艳欲滴，二人遂于池边席苔而坐，共同观赏。尊君不愿明言对其姐的失恋，惟闪烁诉其情场失意之苦。赋诗道：

“昔日如若争攀折，藤花甚胜苍松色。”藤侍从见黛君欣赏藤花时神情愁苦，对其失恋之苦倍加同情。遂赋诗向他暗示：此次大姐入院，她并不赞成。其诗道：

“藤花虽是我故亲，无奈未能助君攀。”藤侍从本性忠厚，甚替薰君抱屈。其实黛君本人对大女公子并不痴迷，但求婚不成，总觉有些惆怅。至于藏人少将，却是痛彻心扉，苦乐无常，几乎失去理智，做出越轨行为来。在向大女公子求婚请人中，有的已移爱于二女公子。玉鬘尚待深恐云居雁怀恨于她，拟将二女公子许配与她的小儿，也曾将此意暗示于少将。但藏人少将自大女公子嫁后，便不曾来访。昔日，藏人少将偕同兄弟常出入于冷泉院，亲亲睦睦。然而自大女公子入院后，他便极少涉足冷泉院了。偶尔出现在殿上，也是因事务而无法避开。每逢如此，即觉寡然无味，便迅即逃离冷泉院。

今上素来知睦播黑太政大臣生前悉心力主大女公子入宫，今见玉鬘将她送入冷泉院，颇感诧异。便宣召女公子长兄左近中将上殿，探询其由。左近中将报之其母道：“皇上动怒了。我早已言及；此举有失偏颇，必令众人失望。但谓母亲一向见解独到，自有主张，故不便从中阻挠。但如今皇上见怪，为自身计，深为前程忧虑！”左近中将满脸不悦，深怪母亲此事欠妥。尚待答道：“有何办法呢？”我也不欲这般匆匆裁定。无奈冷泉院频频执意恳求，言语颇令人感动。我想：也罢，靠山无足，即使入宫，也必受人欺凌，倒不如在冷泉院自在安乐，故我便应允了冷泉院。如今你们皆谓此事欠妥，当初为何木直言劝阻呢？至今却来怨怪我办事不力！甚至夕雾右大臣也怨我行事乖谬。唉，个中苦味谁能解？

再者，这桩姻缘，怕是前生注定罢！”她从容而谈，并不以此为错。左近中将道：“前世因缘非凡眼所能瞧见。皇上向我们求人，我们岂能回答‘此人与陛下无缘’么？母亲担忧明石皇后嫉妒妹妹，难道院内的弘徽殿女御会坦诚相处，善罢甘休？母亲预期女御会疼爱妹妹，诚能如此吗？勿须多言，且看将来事实。但细细思虑，宫中虽有明石皇后，不是尚有其他妃嫔么？侍奉主上，只要与同辈亲善和睦，自古以来均谓此乃莫大的幸事。如今与弘徽殿女御相处，倘若稍有触犯，她必厌嫌而弓睐诽谤中伤，露愿于世人。那时你将后悔莫及了。”他们各持己见，王慧尚待苦不堪言。

其实冷泉院甚是宠幸大女公子，二人感情日日浓厚。这年七月，新星妃怀孕，娇羞病态更楚楚动人。可见当初青年公子纷纷为之倾倒，确不为过。这般沉鱼落雁之姿，谁能止了贪色之念呢？冷泉院时常为新皇妃举办管弦乐会，并召蒸君参加。故而蒸君得以经常聆听新星妃的琴声。春日曾与董君。及藏人少将的《梅枝》歌声弹和琴的侍女中将，也被召入一起演奏。尊君闻此和琴声，忆及旧事，极为感慨。

第二年正月，宫中举办男踏歌会。当时殿上王孙公子济济一堂，其中擅长音乐者不少。故踏歌人尽择其中佼佼者，令源侍从蒸君作右方领唱。藏人少将也为乐队成员。当晚正值农历十四，天空晴朗无云，一轮圆月悬挂空中，遍洒清辉。男踏歌人退出宫后，即赶往冷泉院。弘徽殿女御与新星妃亦在冷泉院是近旁置席相陪。公卿及诸亲王皆躬逢盛会。其时，除却夕雾右大臣家族与致仕太政大臣o家族外，很难再觅如此辉耀于世的显赫家族了。男踏歌人皆深觉冷泉院之宫中更富情致，故而愈演愈有兴致。藏人少将猜想新皇妃定在帝内观赏，不由得。已猿意马。踏歌人头插棉制假花，虽无香味，然而在各具情态的表演者头上亦生出许多情趣。歌声优雅，舞态完美，几乎无可挑剔。藏人少将回思去年春宵唱着《竹河》，舞近阶前时的情形，禁木住悲从中来，泪盈于眶，几乎失态。踏歌人从这里再去秋好是后宫中。冷泉院亦赴皇后宫中观赏。夜色愈深，月色愈明。昭月当空，亮如白昼。藏人少将踏着节拍，心念皇妃此刻必在瞧他，不禁心醉神迷，飘飘欲仙。在座诸人不断向踏歌人敬酒。少将颇觉专在敬他一人，因而极不自在。

源侍从黄君四处奔忙，通宵歌舞，甚是疲乏。刚躺下身子歇息，便闻冷泉院遣人来召。他道：“我甚是疲乏，正欲稍歇呢。”无奈只得勉强起身，来至御前。冷泉院向他询问宫中踏歌情状，又说道：“领唱一向由年长并有经验者担任。你这般年轻，却被选任，反比往年更好呢！你真前途无量！”言语中对他甚是疼爱。冷泉院随口唱起《万春乐声向新皇妃那边去了。蒸君相伴同行。各侍女的娘家皆有人来观赏踏歌会，女客甚是不少，一片繁华气象。蒸君暂在走廊门口歇息。与熟识侍女闲聊。他道：“昨夜月光明亮太过，反叫人不好意思。藏人少将被照得两目发眩，实则并非月光之故。以前他在宫中时可从未如此。”了解内情的侍女听了，无不格外同情藏人少将。又有人赞蒸君道：“你实乃‘春夜何妨暗’o啊！昨夜月光辉映，愈显出你艳丽姿态呢。众人皆如此评说。”帘内的侍女于是吟诗云：

“吟唱《竹河》夜，是否叫君忆？纵无苦恋情，亦含关切心。”侍女作此诗并未有言外之意，然而蔡君听了禁不住潸然泪下。到此时他才醒悟，先前对大女公子的恋情竟那般深厚。便答诗：

“竹河湛湛水，梦随流波去。方晓人生世，苦辛不胜多。”众侍女皆觉熏君那惆怅满怀的神情甚是可怜。他总令人怜爱，并非他似别人那般易将失恋的苦痛写于脸上，而是他那高尚的人品。他说道：“再多青恐怕失礼。告辞了。”正起身欲走，冷泉院却叫住了他：“到这边来！”勇君虽怅然若失且心中颇不定静，但仍去了那边。冷泉院对他说道：“曾听得夕雾右大臣说：‘已逝六条院主往年常于踏歌会完毕后第二日举办女子音乐演奏会，极具情趣。而今，不论做什么，几乎没有人能承继六条院的传统习俗。当年的六条院，擅长音乐的女子很多，即便是一次小聚会，也办得有声有色，情趣盎然。”说起当年，冷泉院不禁显出无限留恋之情，便命乐人调整好弦乐器具。他自己弹和琴，新皇妃弹箏，秦君弹瑟

瑟，三人共同演奏了催马乐《此殿》等乐曲。熏君听罢新皇妃弹琴，觉得她的演奏技艺比未入冷泉院时愈发精湛。那爪音弹得十分时，歌与曲皆悠扬婉转，悦耳动听。他心驰神往，叹道：“唉！此人真可谓才貌双全，实在是世间难得的女子啊！可想而知，她的容貌也定比先前娇艳了吧。”他对她仍不能割断情思。这种相聚时机一多，自然慢慢接近。彼此之间更加熟悉。他虽强烈抑制自己的情感，但一有机会，他便不由自主地向她诉说内心的痛苦。这于新皇妃心中产生怎样的感觉，则无法知晓。

新皇妃于四月里生下一女。虽然冷泉院未曾准备举行盛大庆祝会，但群臣知道冷泉院必定很高兴，皆前来贺喜。从夕雾右大臣开始，便有很多致送产汤贺礼的。玉望尚待尤其疼爱这刚出生的外孙女，抱于怀中，不肯放下。因冷泉院连续遣使前来催促，希望早日见到小皇女。故只得将小星女送回宫中。那时小星女刚满五十日。冷泉院先前只有一位皇女，为弘徽殿女御所生。如今见这小皇女生得甚是漂亮，便特别溺爱她，新皇妃也愈加受到宠爱。弘徽殿女御的侍女为此很是不平，说道：“怎能这样呢？”愿来两方侍女常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纠葛，而两位女主人倒并不轻易斗气。由此观之，玉鬢也觉得长兄左近中将的话果然很有道理。她想：“长此下去，如何了得？万一我女儿遭受虐待，岂不被世人耻笑？是上如今固然十分宠爱她，但秋好是后与弘徽殿女御皆长年侍奉于左右，若她们不能互相亲近，找的大女公子岂不要受气吗？”且有人亦将今上因心情不好而数次对人发脾气之事告知于她。继而她又想道：“我索性将二女公子也送入宫中。进后宫甚是麻烦，就让她作个女官，司理公务吧。”便向朝廷奏请让二女公子代任自己的尚待职位。尚待乃朝廷要职，玉鬢早就有心辞职，一直未得朝廷准许。但对已故滚黑太政大臣的遗愿不能不有所顾虑，朝廷便援引古文先例，准许了她的请求。众人皆认为二女公子当尚待乃命运使然，因为她母亲前年有此辞职请求，却未获准许。

玉鬢窃喜一旦如此，女儿便可长安宫中了。然而她又深感对不起藏人少将。她母亲云居雁曾郑重来信相求，将二女公子嫁与藏人少将。玉望亦曾复信透露有此意愿。如今突改初衷，云居雁定会责怪。为此她心情烦躁，坐立不安。便遣次子将此解释于夕雾右大臣，表明并无他意。右中共替母亲传话道：“上皇降旨，欲招次女入宫。众人见我家人进宫入院，皆认为受此皇恩，万分荣耀。真叫我们毫无办法。”夕雾答道：“听闻今上因你家诸事，心甚不悦，这也难怪。如今二女公子作了尚待，若不及时入宫，实乃不敬。还望尽早决断为是。”此时玉鬢又去探望明石皇后，获其许可，方送二女公子入宫。她想：“倘夫君在世，女儿也不会落得这般。”思之甚觉凄凉。今上久慕大女公子美貌，如今却无从获得。今又只得一个尚待，心中颇不如意。不过这二女公子却是风姿绰约，举止优雅，尚待之职正可胜任。玉童心愿即遂，便思隐身佛门。众公子告劝阻道：“目前舍妹仍需照顾，母亲即便为尼，亦难潜心修持。且待她们地稳位尊，再无牵挂时，母亲再遂此愿吧。”玉鬢夫人便暂搁此念。此后她便时常微行入宫，探望女儿。

冷泉院爱恋玉望之情，至今仍未消退。故而即便有要事，玉鬢夫人亦不进院。但她想起昔日断拒他的求爱，甚觉过意不去，至今仍歉疚于怀。因此，她才将大女公子送入冷泉院，尽管众人皆不赞许她如此做，她仍一意孤行。她对此事亦常疑惑，又不便将心中疑虑倾述于新皇妃，因此便未去看望皇妃。新皇妃对母亲顿生怨恨。她想：“我自小受父专爱，而母亲则无处不偏袒妹妹，即便争抢樱花树此等小事，亦总说我的不是。至今，母亲仍不喜欢我。”冷泉院对玉囊夫人的冷淡，亦怀怪怨，常有愤慨之语。他亲热地对新皇妃说道：“你母亲将你扔给我这老朽后，便不再理睬。这本属常理，也难怪。”于是倍加宠爱新皇妃。

时过数载，这是妃又喜得贵子。多年来，后宫中其他请妃从未生有男儿，而今皇妃却出乎意料地生了皇子，世人皆以此为殊缘，不胜欢喜。冷泉院更是喜上眉梢，尤其溺爱这位小皇子。但冷泉院亦有遗憾：此事偏偏发生在万事皆减色的退位之后。倘出现于在位之时，该是何等风光啊！弘徽殿女御原本仗着所生大公主，独享专宠。而今这新皇妃却连生俊美

皇女皇子，冷泉院对她更是前所未有地看重，集宠爱于她一人。弘徽殿女御不觉动了嫉妒之。乙。便常常借故生事，搅得各处不安。女御与皇妃之间隔阂加厚。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只要是首先进入五地位正当之人，无论出身怎样，即便无甚关系亦应特别看重。所以冷泉院内上下，处处偏袒身份高贵、入诗年久的弘徽殿女御而斥责新皇妃。放而新皇妃的两位哥哥振振有词地对母亲说道：“你看怎么样呢？我们的话没错吧。”玉髻夫人听了极为烦恼，颇为女儿的处境担忧。叹息道：“像我女儿这般痛苦生涯的人，人间定然极少。咳，命中注定无法最幸福的女人，万万不能有人官当妃嫔的念头啊！”

且说着日那些恋慕玉望夫人的大女公子的人，后来皆升官晋爵，其中可当东床者大有人在。那位被称为源侍从的黄君，当年尚是个黄口小童，如今已是宰相中将，与匈皇子齐名，即所谓“匈亲王、囊中将”是也。他确实生得老成持重，文静优雅。诸多亲王、大臣皆意招他为婚，但他一概回绝，至今尚了然一身。玉望夫人时常说道：“此人当时年幼不知事体，不想长大党如此聪慧俊美。”还有那位藏人少将，如今已是三位中将，声名显赫。玉髻夫人身边几个多嘴饶舌的侍女亦悄声议论：“此人小时候长相亦很俊秀呢。”又说：“大女公子与其入官受辱，倒不如当初嫁给他好呢。”玉髻夫人听此议论，心中甚是难过。至今这中将仍恋慕大女公子，其情丝毫不减当年。他一直怨怪玉髻夫人太过冷漠戈情，以致他对自己的妻子竹河左大臣家的女公子，不生一点爱意。他纸上写的，心中念的，皆是“冻路尽头常陆带”之歌。大女公子身为冷泉院是妃，却异常抑郁，常艺假归宁。玉髻夫人看到她生活得如此不称心，亦觉后悔。那二女公子入宫作了尚待，却很快乐幸福。人皆称她深明事理，甚可敬爱。

竹河左大臣辞世后，夕雾右大臣升迁左大臣，红梅大纳言身兼左大将与右大臣二职。其余诸人，均有升迁：黄中将升任中纳言；三位中将升为宰相。其时，为升官晋爵而庆贺的，除了他们这一家族外，再没有谁有如此荣耀。

蒸中纳言登门拜访玉望夫人以答谢祝贺之礼，于正殿前拜舞。玉髻夫人见他后，说道：“如此寒门陋舍，承蒙不弃，君之盛情将铭刻于心。见到你则使我忆起六条院主君在世时的往事，实难忘怀。”声音温婉优雅，悦耳动听。蒸君想道：“她真是永操青春啊！难怪冷泉院对她的爱慕无法断绝。如此看来日后定要生出什么事呢。”便回答道：“升官晋爵乃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小弟今日乃是专程前来拜访。大姐说‘不弃其陋’，想必是怨我平日怠慢之罪了？”玉望夫人道：“今乃你喜庆之日，本不该诉说怨恨。但你特来造访，机缘难得。且此等琐碎伤心之事，不宜书传，只可面谈。因此我只有照直说了：我那入院的女儿，今处境艰难，如在火坑，兄难容身。当初因有弘徽殿女御与秋好皇后的照拂，尚能安身度日。但如今两人怨恨她无礼夺宠，处处令她难堪。她不堪忍受，只得忍痛抛下皇子皇女，归宁在家，以期安心度日。因此流言蜚语顿起，上皇深感不悦。你倘有时机，万望向上皇多多美言。昔日仰赖诸方荫庇而断然入院时，请人尚能和睦共处，坦诚相待，谁知今日却反目成仇。可恨我当时思虑单纯，草草行事。如今后悔莫及也。”说罢长叹不已。黛君答道：“据我看，你们太过忧虑了。入宫招嫔，乃亘古之事。那已退让的冷泉院，只求闲居静处，凡事皆不愿铺排张扬。因此后宫请人皆望悠闲自在地安度岁月。只是诸位后妃之间，难免勾心斗角。而这与旁人何干呢？但于当事人来说，难免心怀怨恨。常因琐碎细事而妒火丛生，这原是妃嫔们惯有的习病当初送女入院时，这点细小纠纷是应该考虑到的呀！只要日后和气处事，凡事忍耐，便无甚事事忧虑了。此种事情，我们男子怎好顾问呢？”玉髻夫人笑道：“我本想向你诉苦，岂知却枉费心机，竟被你驳得哑口无言了。”她的语气轻快而有风趣，不像母亲关心女儿那般认真。勇君想道：“她的女儿受其熏染，亦定然具此风度吧。我那般爱恋宇治八亲王的大女儿，也不过是欣赏她的这种风度。”此时二女公子归宁在家。黛君知道两女公子俱在，甚是激动，惟其定闹呆无事，或许正藏于帘后偷窥他吧遂感觉不好意思起来，便努力做出一副斯文的样子。玉髻夫人看了，想道：“此人却像我女婿呢。”

玉曾夫人味宅东边是红梅大臣邪宅。升官后的右大臣今日大宴宾客，前来庆贺之人络绎不绝。红梅右大臣想起正月间夕雾左大臣于宫中赛射后，于六条院举行“还飧”以及角力后举办飧宴，旬兵部卿亲王皆在场。便遣使去请他，以为今日盛会助兴增辉。但旬兵部卿亲王印未驾临。红梅右大臣一心想将悉心养育的女儿许配与他，但不知他为何一向对此并不在意。黄君已长大成人，且品貌愈发端庄高洁，事事皆胜他人。因此在红梅右大臣与真木柱夫人眼中，他方是理想的女婿。玉囊夫人与红梅右大臣乃是毗邻。玉髻夫人见红梅右大臣家门庭若市，车马如流，喝道开路之声盈盈入耳。便忆起昔日霸黑大臣在世时自家繁盛气象，而今日却如此萧寂，落寞寂寥之感涌上心头。她说：“旬兵部卿亲王尸骨未寒，这红梅大臣便与真木柱如胶似漆。世人对他们皆嗤之以鼻，骂他们厚颜无耻。没料到他们两人的爱情却经久不衰。这一对夫妇生活倒也让人艳羨。世事实难预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夕雾左大臣家的宰相中将于大飧宴后的第二日黄昏时也前来拜访玉望夫人。他知道大女公子乞假在家，爱慕之情愈发浓烈。对夫人说道：“承蒙朝廷垂青，赐封官爵。但此事却丝毫不能令我振奋。只因我心事未了，年复一年份心抑郁，情结于中，竟无法觅得片刻慰藉的良方。”说罢，故意以手拭泪。此人年方二十七八，正当鼎盛之年，英姿勃发。玉曾夫人听后，摇头叹息：“这些贵族子弟真不像话！世界广阔，任他们驰骋，而他们却拿此不当一回事，只管在风月场上消磨岁月。我家太政大臣倘若在世，我的几个儿子恐怕也会沉溺于其中，不思进取。”她的两个儿子虽升任为右兵卫督和右大养，但都未能升任宰相，为此夫人心中愤决不乐。就年龄而论，她那已任头中将的三儿子藤侍从也算是升迁得快的了，然而总不及其他公子早达。玉莫夫人为此焦虑。